

# 有一种福分叫信任

■董雪丹

一个人对一个人的信任很难说清楚为什么,有时,只是看到对方的一个微笑、一个眼神,感觉就心安,就足够了。

对医生有这种信任,就病人而言,应该是一种莫大的福分。

我是一个拥有这种福分的骨科病人,不知道为什么,从第一眼看到樊医生开始,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和信任。

与他的相遇,是在我遇到一场意外之后。

斑马线上绿灯时的正常行走,还是遇到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车祸,腿部受伤。被交警叫来的 120 车送到医院,爱人拿着刚刚拍的照片找到了骨科的樊医生。

第一眼,就记下了他的微笑,让人感觉有一种故友相见般的亲切。简单的几下膝部的屈伸按推检查之后,他轻言细语了几句,就这几句,在这之后的各项检查中,一一应验。

刚刚住院治疗,恍若梦中,感觉有随时可以跑步回家去的心情。记得樊医生查房,总忍不住问,我啥时候能出院啊,他肯定是见多了这种迫切,淡淡一笑,依然轻言细语,却让我在这三言两语中渐渐地接受了现实,安下心来,踏实治疗。

安下心来,才真正地看到身边的人,看樊医生一一微笑而耐心地和他们交流。他让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,不管你是谁,不管你多大,不管来自哪儿,在这间病房里,都只是最纯粹、最平等的医生与病人。

因为伤情的复杂,樊医生给我的建议是先休养自愈一段时间,再修复断裂的膝部韧带。在漫长的静养期间,身边的亲友善意地提出各种建议,每次,我都淡淡一句:“我相信樊医生的判断,我相信樊医生。”这种信任,让我心安,让我在这段时间里可以静静地喝茶、看书,甚至感觉到一份静好!

在这期间,去检查几次,每次都看到他的忙碌。

有一次到了病区走廊里,恰巧看到他走进一个病房,为一个刚刚手术过的病人忙碌。看了一眼他的背影,怕打扰到他,很自然地闪到一边,坐在轮椅上,静静地等。

一天早上赶过去,樊医生正在开会,周围还有几个或手臂受伤,或脚部、腿部受伤的人,也都包围在会议室附近,在等。他刚一走出来,立刻有病人围上去……终于突破病人的包围之后,他去查房,之后还有手术。

我第二次住院,进行术前检查,遇到了上次住院时同病房的一个率真而开朗的病友姐姐。她一大早从离医院几十公里的村子里赶过来,在等樊医生,想复查一下。樊医生查房看到她,笑问:“是你早上五点多给我打电话?”她有些不好意思:“今天不是周六嘛,想看看你上不上班。昨天晚上九点多想给你打电话,怕太晚了,就今天早上打了。”樊医生依然笑眯眯的:“晚上十二点前都没事的,早上,这……不过,今天早上我四点多就醒了,我还想呢,这是谁呀,像是知道我醒了似的。”我笑:“看樊医生多会说话,打扰都不说是打扰。”说着话,樊医生没耽误手中的工作,按着她的腿屈伸摇晃,又看了看片子,之后说:“你再等一会儿,等我查完房,再仔细看看。”

这样打动我的事情还有很多,我觉得最打动我的,是四十多岁的他身上竟然还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清气。那种清,那种天然,让我一直不忍心用世俗的很多方式去表达我的谢意,总怕是一种亵渎、一种冲撞,虽然我心里充满了一个病人对医生的感谢,虽然在手术前我也曾萌生过表达谢意的念头,但也只是一念而过。

记得那天下午四点多,我被推进写着“手术室”几个大字的大门,上一台手术还没有结束,就在一间手术室外的走廊里等候。

手术室里传来机器的声音,在空旷的走廊里回响,很清悦:滴,滴,滴,滴答;滴,滴,滴,滴答……三短一长,像三次急促加上一次缓慢的震颤。

樊医生走过来,说,别急啊,还得再等一会儿。又问,你冷不冷?冷了盖上被子。接着他又去忙。再听机器的声响,感觉不再冰冷,也没有一丝术前的恐惧,只有等待的安之若素。

手术结束时,我听到有人说已是晚上七点多了,就对耽误大家下班表示歉意。没想到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说,这是比较早的了,哪有什么正常下班时间呀,没有突然需要加班到深夜的手术,已经很难得了。我忍不住又问,你们中午也不休息,受得了吗?有人笑起来,说,哪敢想过中午能休息啊?没有听到樊医生的声音,但我知道,这是他的工作常态。

手术后住院期间,我发现樊医生星期六、星期日也查房,其中有一天早上没有见到他,另一个医生说他去门诊了,那天晚上七点多,还是又一次看到他来查房。

经过这几个月病人对医生一次又一次的审视,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对他从看到第一眼就信任的原因:应该来自他温和的笑容,还有我可以真切感知到的深厚的职业素养赋予他的笃定和自信。

出院前一天,我化用古人的诗句,表达自己的谢意:

书卷多情似故人,  
心中全无一点尘。  
妙入神处无人知,  
手拈莲花一笑亲。

当然知道樊医生的名字是“书新”,故意错成了“心”,只为深切地感觉到了他心灵的澄澈。他手中所拿的治病救人、出神入化的手术刀,又何尝不是度人的莲花?

## 青春的印记

■何辉

人生如场梦,弹指一挥间。不知不觉,中专毕业三十年有余,后又考了大专、本科、研究生。而今青春不在,进入中年。可以说,把自己整个青春都献给了壮丽的事业。唯有手中的笔,记录下青春的印记,在心灵深处留下些许慰藉。

闲暇之余,翻阅 30 年来整理的《文笔锦集》,每一篇文章仿佛都是自己不同时期的伙伴,记载每一个时期的所思所想所悟,或刻骨铭心,或泪流满面,或引以为豪,或心存遗憾。那一篇篇仍有墨香的文章,让我倍感光阴的珍贵,能从中得到一点收获,有所启迪,也算是这么多年来一个心愿吧。

实话实说,这些文章都是我业余时间所写。我清楚地记得,处女作是一篇消息稿件《动乱中的坚定女性》,发表在《中国妇女报》上,从此便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或许是职业的需要,因为在办公室工作,拿不起“笔杆子”是不行的,单位工作总结、经验材料、先进事迹,还有个人发言稿、简介自传等都需要撰写。我不会忘记披着褥子写材料的情景,当连天加夜写出的材料被领导连连夸奖的时候,那种满足感无法用语言来形容。多年来,写作水

平慢慢地得到了提升,后又写了通讯,写了杂谈,写了论文,写了诗歌,写了散文,写了小小说,被领导和同事亲切地称为“笔杆子”。那闪光的瞬间留下永久的回忆。我写的第一篇通讯是《青春在扫尖上闪光》,发表在《中国建设报》上,主人公是环卫女工任霞,她后来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。再后来,我又撰写了朱振良、胡延周等一批国家级先进典型人物事迹材料。我的第一篇论文《规划行业依法行政工作实施“六项工程”》在《中国建设报》上发表,我还在河南省建设系统论文交流会上做了重点发言。我发表的第一首诗是《周口新八景抒怀》,分别被《周口日报》、“周口党政干部论坛”等采用或转载,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……

三十年风风雨雨,三十年如诗如歌。三十多年来,我亲自参与并记载了城市的发展变化,这些镜头,仍一幕幕展现眼前。中州大桥的剪彩,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,森林公园、植物园的建设,开发区、川汇区的变迁,还有棚户区改造、沙河两岸绿化等,我都用笔留下了美好的一页。

笔耕不止写春秋,描绘城乡抒真情。写作使我进步,让我获得成功,收获荣誉

和奖励。这些年撰写的文章先后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工人日报》《河南日报》《周口日报》《周口晚报》《妇女生活》《特别关注》等报刊发表,自己也获得市级十大杰出青年、十佳服务群体带头人、优秀共产党员、岗位能手等 30 多项荣誉称号。

写作有苦也有乐。写作很累,劳神费力,甚至夜不能寐,但见于报端,闻起墨香,自得其乐。有时会突然想起党校老师所讲的三个问题:生来为什么?一生做什么?将来留什么?老师的答案是:生来为了修炼、修身、修养、修自己;一生为了他人,为了众人,而不是为自己;将来留的是立功、立德、立言,除了留下基因,人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老师讲得太好了,太对了,太接地气了。作为无名之辈,写点文字,也算是知足者常乐吧!

山清水秀等烟雨,文有歌者愿共鸣。希望我们在生命的长河中都能留下许许多多的故事和记忆,还有许许多多的向往和梦想。这里,我想把自己在写作上经常念叨的几句话与君共勉:平静地看待自己,宽容地对待别人,淡泊以明志,宁静以致远。我始终相信,过去山,那边一定是绿色。

## 风中的荷

■田军

起风了  
风闻着荷香  
静静地  
飘过淮阳龙湖

风起的时候  
没有声音  
没有声音的风  
很温暖,也很真实  
如你挺拔的身躯  
从污泥的底层  
穿越距离  
抵达明媚的天空

这风  
在湖岸边  
听依旧的涛声  
回味真实的爱情  
在含苞待放的花期里  
将湖底积淀的历史  
升华为  
花容月貌

